星期

第六期

天笑主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THE SUNDAY. No. 6.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爲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一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一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一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爲本社所有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THE SUNDAY

版權所有 不准轉載

民國十一年陽曆四月九日 陰曆三月十三日發行

星期

第六號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電話四二四二

本刊定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本國	郵費 日本	郵費 外國
一冊	一角	一分	三分	四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二角	二角五分	七角五分	一元
全年五十冊	四元	五角	一元五角	二元

廣告價目

等第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星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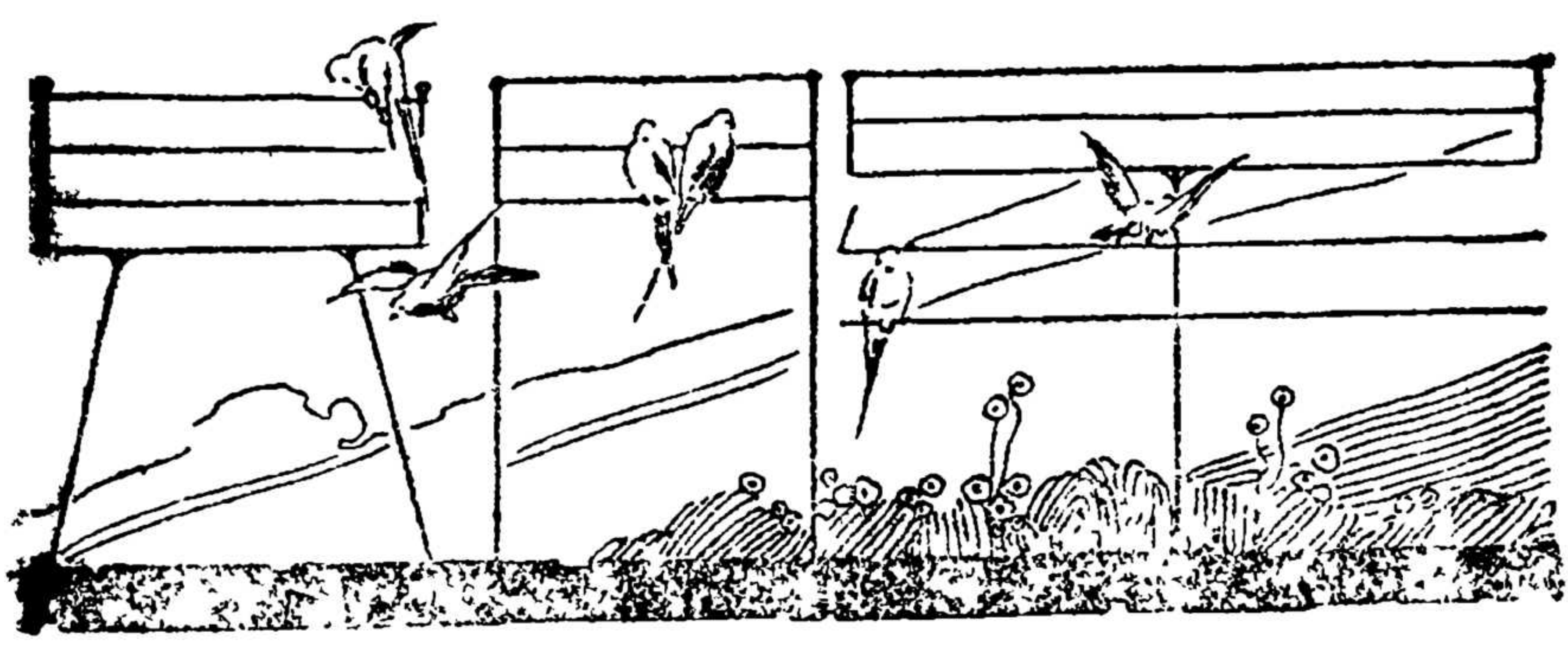
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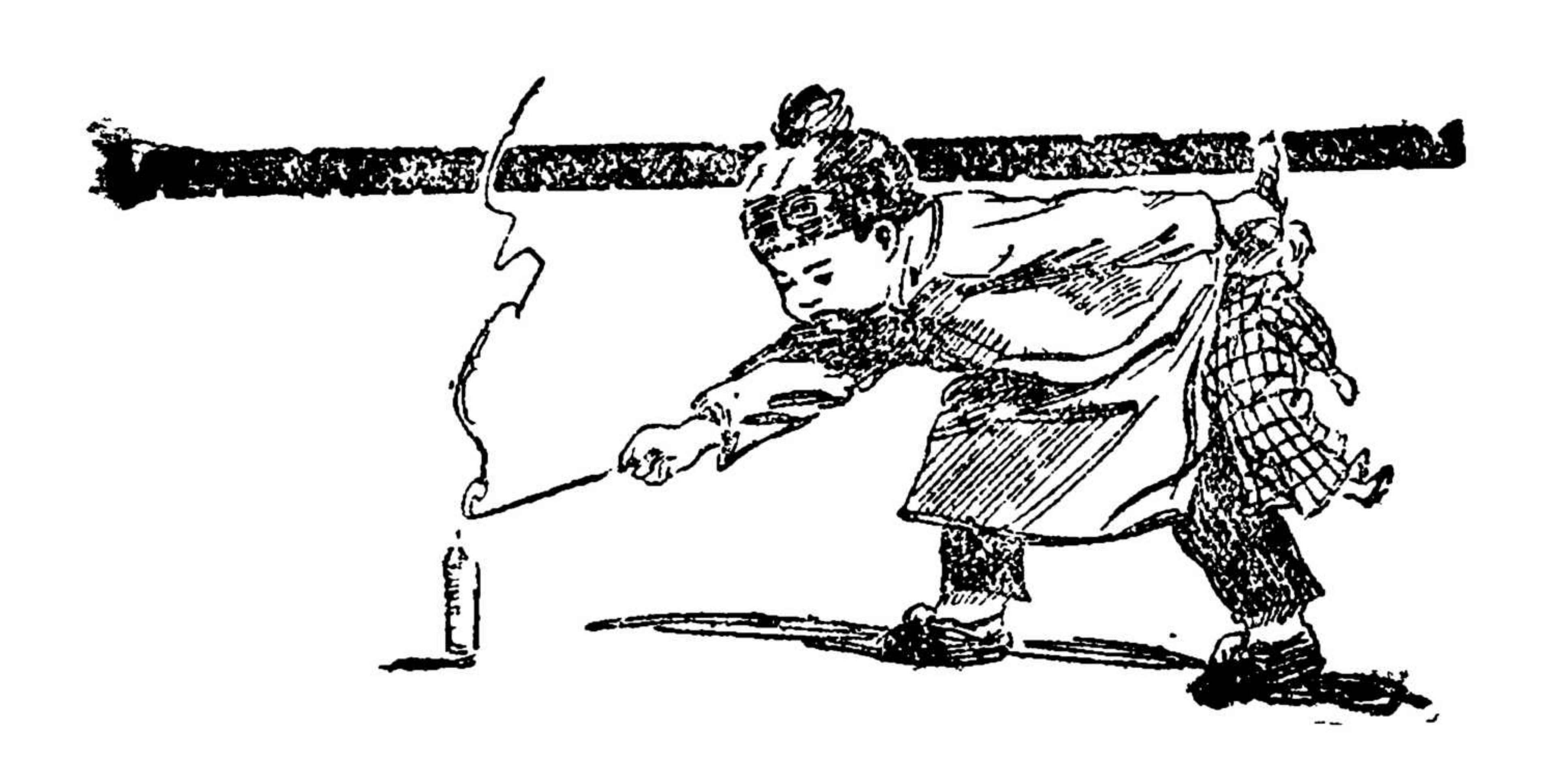
湯劍我女士墨跡與小影
（徐卓呆之夫人）



白牡丹之西湖主化裝小影



星期第六號目錄



猩紅

天笑

危險啊現在的中等階級中人啊好像每天和死神在那裏奮鬭稍一不留神就被他捉去了有個海鹽人姓沈的號芙孫他們在海鹽也是個大族這位沈芙孫先生也是個中學堂畢業生父母早故在二十二歲上娶了一位夫人二十四歲上生了一個兒子伉儷很篤沈先生又是非常端謹的人要講他家庭幸福呢可也算得個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了但是近幾年來這海鹽沈氏家已中落沈芙孫自出了中學堂以後就沒有謀到一件好事情一則呢也是他的運氣不好從前和他一班同學學問的程度比他要低的現在已經得到很好的事了他却還是蹭蹬得很第二呢也是他的為人過於拘謹於現在的時世不甚相宜他從不會向人鑽謀別人也就不去睬他因為手中拮据於交際場當然不大去而且朋友也極少所以他要是沒有事可以半個月不出門在家裏幫着夫人抱抱小孩子一天一天便這樣過去了起初他得着一個小學教員之職每月十元光景在本鄉倒也可以苦度後來又兼了一處功課加了六

元不想剛剛有些活動他夫人就是一場病不免多告了幾天假到了明年這個小學校另外請了別人單剩這六塊錢如何過日子况且那幾年來生活程度一年年的飛漲這六塊錢還得自吃飯人家用一個僕役也不止六塊錢咧沈芙孫這半年工夫已經到了窮鄉深處幸虧夫人也做些女工帮襯帮襯過了一年居然謀到一個書記的職務是在一個機關裏可以有二十塊錢的薪水不到一年這機關又裁併了拿大薪俸的人還是安然無恙把拿小薪水的人全行裁去沈芙孫也在被裁之列又是賦閑了偶然也有過幾回事都沒有能長久如此一年年的下來沈芙孫已經有三十歲了他有個親戚姓潘的在

上海政界中也有點兒小聲譽他寫了幾封信去託他謀事回信來說是現在謀事不易但是你老兄胃口不大總還容易設法我總放在心上一有機會立即奉告可是沈芙孫收到這信後一擱就是半年也沒有什麼好消息來沈芙孫說還是我自己到上海去罷到底親切一點這位潘先生事體忙到底在上海時時聽見了人又着緊得多再者從前老太爺在日聽得也通過往來並且潘先生也是個厚道的人去一趟或者不至於落空他夫人說我有個姑母也在上海你去我便和你同去沈芙孫說小孩子呢夫人說放在家中沒有人照管自然也帶了去咧或者你在上海謀到了事我也住在上海小孩子便在上

海讀書了內地的女人最羨慕住在上海在內地住三間屋在上海住半間屋也願意再有一種觀念以爲上海謀事非常容易尋常只聽得人家說某人到了上海已經發了財咧某人的家眷都搬到上海去住了只見一個個到上海去却都有了事并沒有回來的所以沈芙孫的夫人大有破釜沉舟之意在沈芙孫呢一則伉儷情篤二則家裏也沒有安排錢又覺得幾年來在家鄉更沒有味道了因此便也答應帶了夫人兒子同去到了上海就住在一個中等的棧房中他們夫婦兩人只帶了二十塊錢來火車費等等差不多已用去十分之三棧房裏每天四角吃飯在外二十塊錢那裏彀幾天用沈芙孫當天到了明天就去訪潘先生潘先生倒很殷勤懇摯說你老哥有信來後我的確時時在心要是我兄弟有一個差使無論如何决計奉請無奈我近年也不甚得手至於推薦呢以前也遇到幾個機會有的事你老兄是做不來的有的呢薪水過少而且還要自辦膳宿似乎划算不來我心裏總想謀一個薪水在二十塊錢以外的事你老兄到上海來方始値得所以躊躇到今又問起他家裏的事沈芙孫說內人也同到上海潘先生頓了一頓說嫂夫人同來想還有別的事罷沈芙孫道他有個姑母住在上海潘先生點點頭道不然可以住在舍間倒是上海的房子太窄狹了我這裏兩上兩下房子絲毫沒有空隙可是吾兄住

在房棧裏開銷不小而且也不很舒服呢沈芙孫唯唯而退回到棧房去尋他夫人的姑母一打聽已經不在上海了又過了幾天沈芙孫看看二十塊錢已經用盡又去尋潘先生潘先生說一時之間那裏尋得到相當的事沈芙孫道現在我已資斧告竭正是急不暇擇了潘先生想了一想取出二十元來說你暫時救救急罷我終極力給你想法子又過了兩天潘先生自己到棧房裏訪他說剛纔有一件事却在吳淞一個局子裏當書記但是薪水太少每月只有十二元以前像這種事情我實在不敢推薦所以沒有寫信給你現在你說急不暇擇還是就呢還是不就請你自決沈芙孫想要是不就與個要在棧房內坐以待斃了幸虧此刻潘先生的二十元還沒有用完要是用完了如何可以再開口去問他要呢他說承你老哥的意思現在只好就了請你留意有比他較好的事情再留意罷現在也只得騎馬尋馬了潘先生道如此也好但是嫂夫人還是回去呢還是在上海呢沈芙孫道我想我的事務既然在吳淞也帶他到吳淞租一些小房子住住橫豎回去一樣的也要租屋子什潘先生道也好請你自己斟酌罷這時候已經在十月下旬了潘先生說你且度過了冬到明年新春再給你想法子罷那時沈芙孫帶着他夫人兒子趁火車便到吳淞租了人家一間屋子出了三塊錢一月倒也還好預備明年仍在吳淞的時候

就把小孩子送到小學堂讀書誰知住了有一月多光景同居的一家人家也有個小孩子忽然患起猩紅熱來了這猩紅是劇烈的傳染病沈芙孫也知道但是要避吳淞地方又沒有個熟識的人致他避到那裏去他夫人說橫豎各家的房門隔開了的不至於傳染那裏曉得地方狹窄空氣又壞到得同居的小孩子病好他那小孩子猩紅竟發現了那來勢比同居的小孩子更爲兇猛吳淞地方又沒有好醫生可憐不到七天他們夫婦惟一之愛兒拋撇了他那慈愛的父母竟一瞑不視了沈芙孫這時人財兩空一錢不名跑到潘先生那裏泣訴情由潘先生也只有勸慰一番說好在賢伉儷年紀甚輕不愁無子死者已矣生者自己保重罷又給了他二十塊錢以爲棺殮之費沈芙孫踉蹌而去大凡女人家在中年的時候對於親生的兒子便如第二生命還有甯可犧牲自己倒不要緊的而且沈芙孫夫婦兩人僅有此掌中之寶經此極大的打擊他那夫人已全無生氣了誰知老天故意要窮苦這一對夫婦不到三天他夫人發起熱來兩顴通紅喉間也覺梗梗的沈芙孫用火向夫人喉間一照叫聲阿呀都起了白腐這時急得手足冰冷他夫人倒轉坦然說我兒子也死了我死了去尋兒子去活在世上反教你有內顧之憂死了你獨身倒容易辦咧不過我這魂靈總常繞你左右啊沈芙孫這時又悲又急想吳淞沒有好醫生

一誤不可再誤非到上海去就醫不可把夫人橫勸豎勸只得帶病趁着火車到上海來又不知道那個醫生好只得又去尋潘先生幸虧潘先生住在閘北離火車站還近那時候已經吃夜飯時光了卻喜潘先生今天歸家很早聽得有人敲門開了門一瞧又是那位沈芙孫先生哭喪着臉氣急敗壞的進來潘先生知道又有什麼事了便道你老兄定一定神再說話罷沈芙孫道吾內人在門外等着潘先生道嫂夫人也來了怎麼不進來呢沈芙孫道他也病了此番是來就醫的潘先生道阿呀也是喉症嗎沈芙孫道喉間已白腐了胸間額上一片紅雲也和小孩子一樣此番是來就醫的但不知到那一個醫生處去看呢兄弟是人生路不熟要求老兄指引潘先生道阿呀這倒耽誤不得最好請西醫瞧如此罷我認得一個俞先生我寫一封信你到他家裏去一切診金藥費你都不必付趕快去罷沈芙孫取了潘先生的信來尋俞先生俞先生道很利害的傳染病你們不病的人要當心啊最好是進醫院一切有看護的人不然終不妥當啊潘先生開了一個方子又再三說你們還是進醫院說着看了看表已經夜間十點多鐘了說今天只怕太晚了明天早晨我勸還是和潘先生商量進醫院罷沈芙孫出了俞醫生的屋子便到從前住過的棧房裏來走到半路上黃包車敲起竹槓來了說拉了你們有兩個半鐘頭肚子也餓了

跑也跑不動了非一塊錢一輛車子不行那病人又不捨得錢和他爭執沈芙孫道好了好了到了那裏多給你些錢罷車夫也沒法到了那棧房棧房裏賬房一見他夫人有病一問知道是喉症便拒絕不留沈芙孫央求他說我今日住了一夜明天早晨就進醫院了棧房裏執定不依說這種病今天不曉得明天的事沈先生你算照應我們小棧房別處去尋一個地方罷沈芙孫知道這裏不可留只得同夫人出來再尋別一處也是如此說有的說你這個病要傳染人的不是我們不肯留你留了你要害別人的我們也無可如何啊有的說我們棧房裏的客人生了這種傳染病也得要報告工部局衛生處何況把一個生傳染病的人招接進來呢如此幾個圈子一兜那辰光已經在十二點半鐘了沈芙孫又想起潘先生來最好他有熟識的旅館介紹一個可以暫時安身否則只好雇了一輛黃包車在人家里口露宿到天明了那時又來敲潘先生的門潘先生已經睡了起來問是何事沈芙孫說出旅館不肯收留的話沈芙孫的夫人在車子中哭得說不出話來潘先生見這情形不覺義形於色說既然如此且在我家中耽擱一宵再說斷沒有把個病人露宿在馬路上的道理況且此刻已經十二月中旬天氣又冷如何是好潘先生命人把一間客堂出空索性搭了一張牀起來且圖一圖明天紹介到中國醫院裏去他那邊是

專看傳染病的沈芙孫夫婦心中很覺不安自己知道是傳染病潘先生家中也有小孩子等等潘先生道不妨我把屏門關斷不許他們出進隔離了不要緊待你們去後我再託人來消一回毒也就無礙了到了明天潘先生一早起來紹介進中國醫院也到了午後方纔送去一進醫院總算這件事定一定心那時候漸漸到陰曆年底了大家不免事忙了些潘先生有時打個電話到中國醫院問問說沈芙孫的娘娘身體虧弱病勢還未見起色沈芙孫却常在那裏陪伴夫人醫院裏的人常常和他說這是個傳染病啊你要當心我們醫院裏的人是打過血清又知道避忌的尚然不敢十分親近這叫做吃了這碗飯沒有法子你還是避避的好沈芙孫一來伉儷情深二來他不到吳淞去上海也沒有熟人往尋潘先生罷年底下非常之忙偶然遇見潘先生潘先生也勸他道老兄你自己要保重啊雖然你們伉儷很篤但是傳染病是無情的東西中國醫院是中國人辦的許病人家屬進去看護要是外國人辦的只許在窗口望望簡直送了進去死活交託了醫院裏了我勸你還是少去爲是沈芙孫口中答應還是天天到中國醫院去那天是小除夕了潘先生忽然想起沈芙孫有三天沒有來了他夫人的病不知道怎麼樣他上海沒有什麼熟人年底下也要給他預備一二十塊錢正在轉念間忽然門外由車夫送進一個條子

問了問說是中國醫院來的上面寫着『令親沈芙孫君病勢沈頓恐將不起望足下急來一視千乞枉駕』云云潘先生想他夫人病了如何說是他病仔細一瞧的確是寫的沈芙孫君並沒有寫他的夫人再把來人喚來一問說確是沈先生病了也是猩紅熱潘先生連忙跑到醫院裏僅剩一口氣他們的醫院男女是分開的他指指那邊女醫院見潘先生來了也說不出什麼話一命嗚呼明天恰巧是個大除夕潘先生給他已死的朋友料理後事倒也化了一百幾十塊錢問問他夫人呢說道前幾天本來好些自從他丈夫病了他也加重了這幾天沒有見到他丈夫自然心裏格外着急潘先生道最好不給他丈夫人知道但是潘先生說這話之前沈芙孫夫人早已知道也是一個進來養病的女孩子纔只有十三歲他進來告訴別人說男病房裏今天又死了一個人說是姓沈前三天還到過這女病房來的呢他夫人一聽不是他丈夫是誰呢當時人便暈了過去潘先生安殮了沈芙孫送到會館去正是個大除夕急急忙忙去料理他自己的私事明天大年初一他睡到十二點鐘起身出門去轉了一轉也沒有什麼可玩的事便自歸家到九點鐘的時候他因為昨天辛苦早就安睡了初二的那一天天還沒有十分大亮便有人來敲門一問說是中國醫院來的沈芙孫娘子在昨夜三更已經去世了潘先生連忙趕得去又

要料理他的身後一切可憐啊他們竟沒有一個親屬在上海只靠一個潘先生潘先生到了女病房裏幾個病人寂靜着沒有聲息只有那個十三歲的女孩子告訴潘先生說昨天上半夜他還喚着他兒子喚着他丈夫下半夜已經死了潘先生料理已畢回到家裏和他夫人說道今年的新年總算是最有趣味了恰巧我去年年底多四百塊錢就結果了沈芙孫他們三個人夫人道你也辛苦了有人家送來的葡萄酒你喝一杯天氣冷別出門罷

德國利俾瑟圖書館之格言

拈花

一 讀書毋過久久則厭
二 止讀好書毋虛費光陰
三 止讀爾年齡所可讀之書爾知識所能讀之書
四 止讀能增進爾知識之書且數讀之
五 正書未畢勿讀閑書
六 讀宜用心宜慢
七 勿污書



崔將軍妾（下）

倚虹

轉瞬過了六七個月盧慧芸住在母家的期限早滿了上海的陸家便遣人來接他回去你想慧芸現在成日價的在林鎮守使家中和鳳梧打得火熱固不必說就是起初不在意中的崔將軍如今也和自己意見融洽談笑風生一時驟然離開了好像有些說不出的難過何況回到上海又是生生投入愁雲慘霧的牢籠愈加不願意了當時遂一五一十的和鳳梧說了鳳梧聽罷忽的流下兩串急淚力勸他莫回上海慧芸道回去固然沒事不去又似乎說不過去鳳梧道你也不必說不去推說老太太有病須你服侍過了今年再說罷我們姊妹們難得混熟了你一走我要冷靜死了慧芸心中本不願回上海聽了鳳梧的話正中下懷便依計而行打發了陸家來接的人回去可是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慧芸終日在林家天天和張將軍李將軍打牌的情形那裏瞞得住人那上海陸家來的人早已耳熟能詳又看見少奶奶不肯回去格外證實謠言不虛回去以後除將慧芸交代的話正式報告以外又一五一十

將慧芸的行動舉止一本奏上陸玉樓的父母兄嫂聽了但有一聲短歎陸玉樓的母親背着人對他大媳婦道你家妹妹我早已曉得他是時髦青年人那裏守得住大媳婦聽了也只有低頭不語心中微微的怨道妹妹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又隔了好些時候盧慧芸和崔將軍的關係愈來愈深外面空氣也愈過愈緊陸玉樓的父母耳朶裏也充滿了不愉快的材料老夫婦按捺不住便派人間接授意給慧芸的母親說慧芸能守便請回去守不能守還是大家走散免得陸家擔着不好聽的名氣只要不算陸家的人陸家也就可以不問了這消息還沒傳過去崔將軍已在那裏積極進行了切實拜託了鳳梧爽爽快快說是要娶慧芸了鳳梧道你和慧芸的資格可以彀得上說這句話不過慧芸那人是心高氣傲的我也曾探過他口氣要叫他來做你的妾糊裏糊塗的租一處小房子就算成功恐怕他不肯呢况且將軍你那太太很凶嵊縣有名的母夜叉萬一事前沒得一個正式解决將來慧芸固然不得了就是將軍恐怕也體無完膚豈不大家沒趣崔將軍道不要緊我那母夜叉雖凶我前幾個月已經將他打發到嵊縣山裏去了舊式的婦人只要有錢就可以塞住了他的嘴我想以後按月寄一千塊錢去他一定歡喜得口也合不攏一面我再請我們老太爺和老太太也不必來省和母夜叉一同住在嵊

縣山遙路遠就有點什麼風聲他也不會曉得我和慧芸的事便可以放手辦了說罷又重託了鳳梧鳳梧笑道我替將軍這樣的幫忙事成之後何以為報崔將軍笑道我來替你做個老林的外面監督罷這次要不是我來透消息給你上海那個花吟湘早已要進門奪了你的這把虎皮交椅了

這時候陸家拒絕慧芸和崔家歡迎慧芸的兩種信息一齊正式輸入慧芸耳朵來了慧芸是個聰明人外察流言內觀大勢曉得陸家在所必離離了陸家除却崔將軍又將誰嫁況且前前後後徹底思量自己為什麼弄到如此地步不是崔將軍的關係嗎鳳梧自始至終穿插其間不是具有深心嗎想到這裏對於鳳梧也不知應該是怨恨也不知應該是感激可是一轉念到陸玉樓以前的事病榻呻吟執手嗚咽羅巾題血如在目前心中又不知是應該怎生的安排慧芸這一場思考結果只落得羅衾掩泣足足的哭了大半夜那枕邊的珠淚總算是對於陸玉樓最後的報酬品了

不多幾時慧芸『離陸』『嫁崔』的手續俱已完備內幕的主持人物自是鳳梧獨力擔任布置一切自有崔將軍手底下一班走狗料理崔將軍和慧芸正式結合那一天因恐招惹省城當道的耳目却到上海去舉行的禮節雖不繁重可以算得一半是正式結婚辦法迥不是秘密行動討一個小老婆的方

式在慧芸呢總算嫁與崔將軍為妻在崔將軍口頭和心坎上也承認慧芸是他的正式夫人他的部下也樂得仰承上意公上夫人尊號不過那無情的法律上崔將軍的第一個妻子在那末與崔將軍離婚以前仍不能承認慧芸是崔將軍之妻只能算崔將軍之妾罷了

誰知好事多磨崔將軍和盧慧芸結婚纔過了蜜月江西一方面忽起了軍事省城的督軍因為崔將軍素有殺敵之能便派崔將軍帶領人馬前赴江西攻剿在從前的崔將軍原不怕什麼戰事一奉出發的命令格外歡喜一則可以多開支些開拔費臨時費恩餉等類不無增加些財產二則統兵出外軍權更大所過之區可以為所欲為好不自在無如現在有了這位千辛萬苦得來的沉魚落雁美人怎肯捨得遠征依崔將軍的意思很想謝絕這差使不去還是盧慧芸勸道將軍自以國事為重如果抗命不去現在的國法雖奈何你不得可是清議難逃人家一定要歸罪於我了崔將軍一想也不錯不過生生的和慧芸離開又有些捨不得不得已便帶了慧芸出發這時候的慧芸真算是一個壓寨夫人了說不盡的威風凜凜殺氣騰騰

崔將軍到了江西邊界軍事上倒也得手有一天不知怎樣吃醉了痧鞭了一名隨身的護兵那護兵不是別人正是崔將軍家鄉的老鄰居來伺候將軍想

做昇仙的雞犬平日崔將軍待他很厚不知怎樣這日酒能亂性竟打得這護兵皮開肉爛第二天又將他攆出營門他只得攜擋行李回縣縣去了到了縣縣少不得要去見見崔將軍的老太爺訴苦一番因爲他來嘗兵的時候是崔老太爺薦來的一見崔老太爺還不打緊不知怎樣又見着崔將軍眞正的鄉下夫人被夫人一再盤駁遂不知不覺的將崔將軍迎娶慧芸隨帶從軍的事從頭至尾說了出來崔夫人聽了眞是三尸神暴燥七竅內生烟不由分說的第二日帶了一大把銀子兩個用人動身往江西向崔將軍興問罪之師

崔夫人露宿星奔路過省城早已有人聞風報信趕先到江西去報告崔將軍崔將軍這一嚇非同小可眞合着舊戲上所謂『大事不好了』這時候參謀當中又尋不出一個當年穿針引線的鳳梧想一條退兵之策不得已只有與慧芸商量慧芸道他來我負荊請罪服臣妾之禮也就完了崔將軍道使不得使不得那母夜叉不可以理喻的還是暫避凶鋒的好慧芸沒法也只好依着崔將軍的策略連夜派了幾名幹役悄悄的送回省城安頓崔將軍一面又親自寫了一封信重託林鎮守使和鳳梧子細照應保護那慧芸倉皇就道臨歧惜別的情形主帥欷歔差不多要引起三軍墮淚了

沒有幾天崔夫人到了大營到處搜索撲了個空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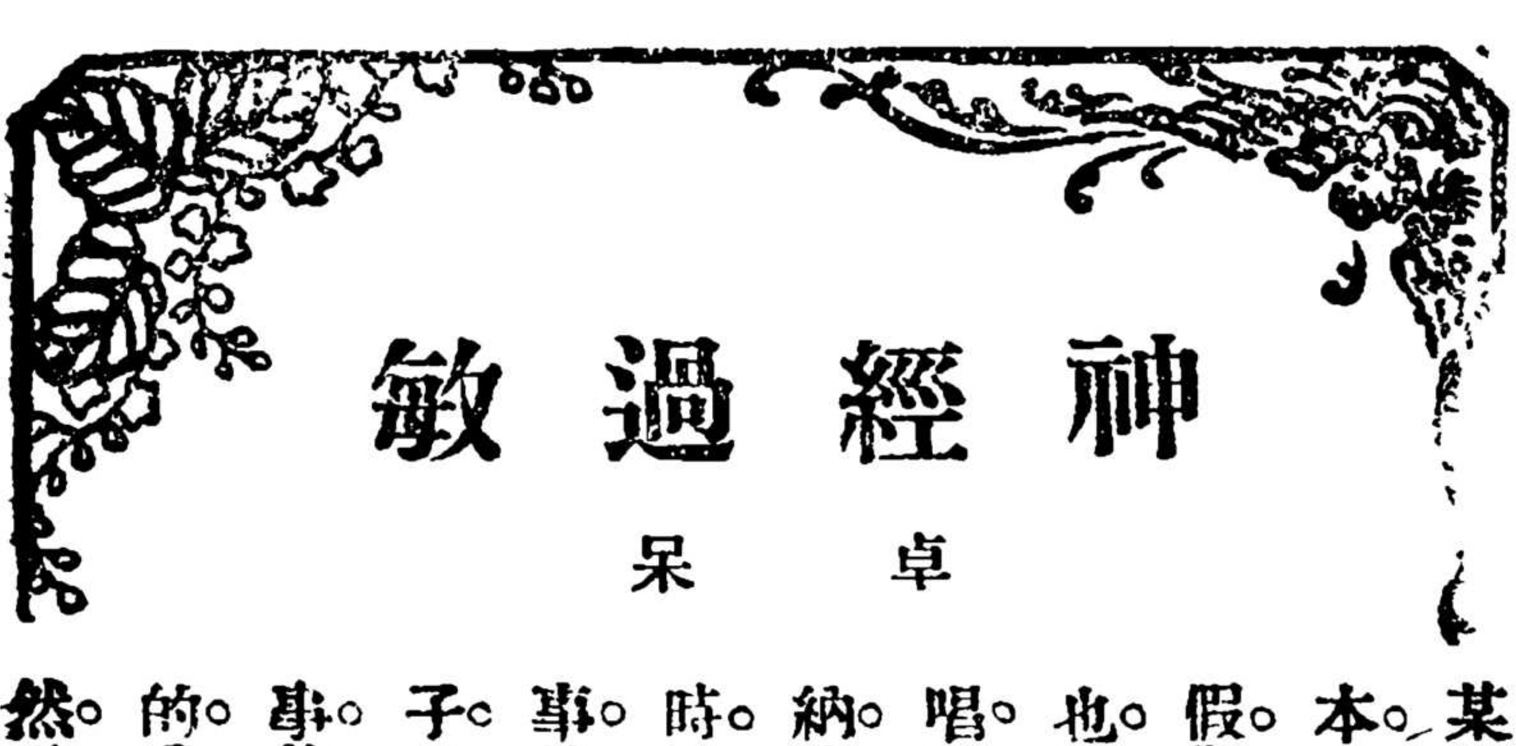
無可洩也不想回縣竟堅守大營實行監督主帥崔將軍口中說不出心中的怨恨自不必說依着他的性子恨不得將他這母夜叉綁出轅門外鎗斃方洩心頭之火可是軍法不能通用到他醋海風波上去也只索罷了因此悶怨成憂積勞成疾臥病軍中按兵不動他那鄉下夫人還說他是假病成日價的和他鬧個不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崔將軍因病重不能問事前鋒有一標人馬先投降敵人倒戈相向起來崔將軍這一氣更是火上加油崔將軍的病也一天沉重一天等到崔老太爺趕到崔將軍每天只能在清晨說幾句話崔將軍這時候和他老父說請老父和他鄉下夫人說可否將慧芸接了來見我一面我就感激不盡死而無怨做兒子一生事業雖不能算榮宗耀祖也不能算是不肖子孫這一點作為最後之請求請夫人照准罷他老父含淚點頭誰知和他媳婦說那鄉下夫人冥頑不靈竟不答應他說我家將軍這條命就生生的送在這賤人手內他若來時我只有以手鎗相見也算是替夫報仇老父見說不通便回復了崔將軍崔將軍曉得今生今世沒有再與慧芸見面的希望心中想道我壞破了他的貞操並不能增加他的幸福我良心上分外對他不起心中兀自想一面流下了幾點英雄眼淚也總算是對於他愛妾盧慧芸的最後報酬品了

崔將軍的凶耗傳到省城盧慧芸的痛哭悲哀自不

必說不多幾時崔老太爺和崔夫人扶着崔將軍的靈輀回籍安葬路過省城少不得要設靈開弔崔夫人尋着了林鎮守使要覓盧慧芸的所在宣言要帶他回去守節報答將軍林鎮守使早已和崔將軍幾個知己朋友以及感恩圖報的部下商量好了不肯將慧芸交出來以免他帶回嵊縣山裏支解起來發洩他的醋勁只推說慧芸已歸母家不知去向這樣下臺崔夫人見鬧無可鬧也只得回嵊縣山裏好在崔將軍典軍多年掙下不少的山林田地做一個故將軍的夫人也足以威風一世而有餘呢

可憐的慧芸既不能送崔將軍的終又不敢到崔將軍的靈前一哭終日以淚洗面的靜悄悄的住在西湖孤山相近一所高樓上面這所高樓是林鎮守使和幾個崔將軍的故人合資替慧芸造的送給慧芸作為他修心養靜之所另外又湊了些錢存在銀行裏每月付些子金給慧芸日用林鎮守使的愛妾鳳梧遇着風日晴和湖濱打槳的時候也抽一空子遠道兒來看看慧芸見了面也鼓不起當年拉攏打着牌的興趣慧芸一天到晚睡的時候多醒的時候少便是起來也不過坐在一張楊妃榻上呆呆的對着鏡子太息一回有時候似癡非癡的嘆口氣對鏡子道『唉盧慧芸呀你何以如此的薄命』盧慧芸呀你的一生便如此歸結了嗎』

（完）



神經過敏

卓呆

某年夏天我住在一家旅館中他那裏本來住的多數是學生這時候正值暑假期內大家都已回去旅館中空着我也對着四周一無顧忌一天到晚高聲唱歌隨便尋一處什麽涼快的地方去納涼有一天夜裏我在自己房裏我當時也是一個貧乏書生在社會上一點事情也不能做往往無聊之極對着桌子呆呆的空想着雖想了些將來的樂事然而大半是苦境居多實因這時節的我本是個極端的厭世家此刻我忽然聽得門外輕輕有足音並且是向我這裏來的我還當是茶房呢也並不注意不料突然背後有一種陌生聲音說道你在此用功麽我倒很奇怪回頭向房門那邊看去却是個四十多歲的男子一手拏着烟捲笑盈盈立在那裏面貌略帶些方與身體很相應小小的八字鬍頭髮又三七分着原來是個四五天前住在這裏的新客人我便點點頭此人却踱進來又低聲說實在無聊得很啊說時就坐在我所移的椅子上我答道不錯我也覺得寂寞得極只管請在此談談罷我說時暗想此人一定是

個不慣旅館習慣的鄉下人否則決不致一點事情沒有會得到不認識的人房中的我知此一想心倒定了於是同他閑談起來方知此人姓管是安徽某處充監獄醫的此次為着暑期講習會來聽講這是初次到此所以他總說住不慣子細對他看時只見他顏面蒼白瘦削目光很不銳利宛如有什麼神經衰弱症似的一般不禁叫我心中有些不安起來二人只是問答些平凡之事徒然厭倦毫無興趣不過他屢屢要用被人脅迫似的眼光回頭觀看此外他的態度他的語氣竟毫無生氣好像很疲勞着我此時便一無理由的心中斷定此人大概是個世上普通的劣敗者……總之生成老實拘束處世術很幼稚生活上一些沒有發展的人……雖不很深知其細大約是做了多年乏味的監獄醫便成了這當然的徑路也論不定一回兒他正正經經的問我道我倒要打聽你一件事這裏旅館中的主人他可曾向着你打聽過我什麼此人說完了我也不知他何事莫明其妙即搖頭道沒有是何等樣的事呢他側着頭答道是啊此時手指顛顛的將烟捲上的灰彈去又道實在很奇怪我看是旅館主人隱瞞着警察等人必定在那裏探索我的事無疑我再三盤問主人只是瞞我不肯直說……此人說得似乎很有深意我自然一時有興好奇心大發問他道警察們來探索麼到底怎麼一件事呢他正色道我本來沒有做

過什麼虧心之事不曉得什麼緣故我好像是受着嫌疑咧我即道你從什麼理由上曉得有這種事呢他道却有種種原由他說到這裏似乎已不願再說下去將話避着我那時節見了他那副正直而神經質的神氣便沒有去只管盤問他的勇氣就此不提了他也獨自回房他的後形悄悄然的很冷寂

自從有了此事以後他這一個人便成啞謎兒似的深入我腦中自然他自己既肯向我直說決不會真的犯什麼罪了大概是什麼錯誤弄到受這嫌疑的第二天我便與主人談起昨夜之事問問他實際主人圓睜着眼睛訝道原來連你那裏也來過麼主人又說他屢次來打聽我弄得討厭極了所以初次來看房間時却把他拒絕的第二次來時他的來歷已明白因此留他住下但是我的起初拒絕他在他竟覺得我有何深意在內此人又常說警察天天派人監視着他的行動又說偵探時常在門口窺望或跟隨他出門的……我就說此人倒也奇怪做了監獄醫時常診察犯人的爲了這些事膽小得如此不是很可笑麼只消自己沒有做歹事只管坦然好了……

……因此我曉得他是常常向主人纏繞着主人也弄得很覺受累咧

他到過了我房裏一次就此熟識後來在房門外遇見也笑嘻嘻的照呼我總殷勤邀他進房談談實在我對於他的好奇心很强一心一意要想解釋他的

啞謎咧過了二天晚上他又拏着烟捲到我房中我自然很爲歡迎並且問道怎麽樣了那一件事已經明白了麽他一聽我此話見我替他擔心着便十分親熱微笑着說道仍舊沒用實在那警察署可惡極了若有疑惑之處儘管把我叫去審問好了不是很容易解決的麽何必如此只是疑着呢他說得很興奮從我看來可稱愚極眞是疑心生暗鬼他又說到什麽店裏去買買東西那些夥友也很薄待我我去洗浴和人家鬧錯了一頂帽子又被人大罵一頓這些一定與嫌疑是關聯着的警察署的注意已密布在各方面我這一個人無論在什麽時候在什麽情形都做了他們注目的目標了……我聽了這幾句話不禁失笑道那裏會有這種事全是你的誤會這裏的商人本來沒有內地那麽客氣往往言語亂暴得罪人的這些事只可不擱在心上你竟居然掛念着麽他急忙搖頭道不然昨天我走過一個崗位時見有兩個警察立着我就故意裝得大模大樣的過去他二人低聲說就是他就是他我實在難受很想自己到警察署去聲明咧……我那裏肯信他說的話即道這也是你的誤會啊我說罷便打聽他怎麽會有這種疑惑這動機從什麽時候生出來的呢他只是把言語避開不肯直說我既覺他滑稽又覺得這莫非是發狂的前兆倒有些怕起來咧說話之間提起他鄉里的事來家有三個孩子夫人也很賢可

以想像他家庭頗多幸福他又笑道一點也不想回去不過很想見見孩子們……我不免也微微笑着我種種的想像以爲他這樣的擔心着莫不是從一種懷鄉病變成了神經極衰弱麼戀着家鄉不慣出門膽弱的人一踏到這種熱鬧地方受了種種壓迫便一時的精神上變動起來這也是有的

後來幾天雖常常見面却不提此話我也不問好像每天熱心赴講習會去着也有時出去散散步看看影戲大約神經平穩了我也替他暗暗歡喜也有時還與我下過一二局棋

有一天是某紀念日夜裏有提燈會他本是講習會中一份子是團體去的他回來後我便到他房裏去看他見他很疲乏又從他表情上可以瞧得出他已受了什麼大感動咧這一夜與他談談他又談起那怪事來了他說那嫌疑到底還沒明白今日更確定了我們今天是團體去的排隊很整肅忽然我背後有了一個怪人此人打扮得如鄉下人一般其實就是暗探……他說時眼色還現出可怖的樣子來我一想又來了這一瞬間中差不多把他那怪病的氣分反射到我身上來咧不知什麼緣故把這膽小的善良人弄得如此疑心煞是可憐啊那裏會有這種事呢於是我一面對他表示非常的同情心一面儘力的盤問他一回兒他居然認我是個知己肯說出來了

原來他此次出門中途乘那鐵路的聯絡船時他一入船客便坐在一堆行李旁邊停一回就有一個紳士帶着夫人下來像是那行李的主人只聽得二人口中連連在那裏說可疑可疑他一聽此話就想我雖坐在行李旁邊又不想偷東西倒也夷然但是上了火車不知怎樣這句話深入腦中總離不開行了一點鐘光景他開開窗來要看看風景一回兒旁邊一個紳士默然將窗關好再歇了半點鐘他又開窗那紳士突然道你乘着二等一點也不懂得乘客的禮儀你開這窗叫我好不受緊方纔我已把他關過了他大受侮辱不免說只消有了錢誰不能乘二等什麼乘客的禮儀我難得出門卻不明白不過道德一事我還有些懂得於是雙方就爭了幾句倒也過去咧不料一回兒又生出第二件不快的事情來查票的走進車室來差不多在一個個乘客面前低聲說道請留心懷中東西獨有他面前不說非但如此他的面前是逃避似的通過的其時他心中忽然大悟想起聯絡船中夫婦二人的話來咧他們說可疑可疑難道是我受着什麼嫌疑麼如此一想那方纔爭論的紳士也非普通旅客一定是他們指使的人後來到某處停車其時那紳士已不在他心裏也舒服些了就立起來在室外踱踱瞥見車站上有一人在那裏打電話很像那紳士他登時宛如瞧見了什麼可怕的東西混身亂抖子細的向那邊瞧去無奈

人多聲雜再加離電話處太遠耳中不很清楚不過說也奇怪他後來想想竟覺得當時聽得很清楚似乎說『車中有一可疑之人到站時千萬注意』等話他心中剛纔舒服些又不安起來咧他暗想怎麼如此只是固執着他纏繞我呢頓時怒氣勃勃那紳士倘使過來必定要打他一頓出出我的氣不料那紳士忽然在人叢中消滅不見咧於是心中非常不快回入車室中從此在車中便食物也吃不下了到下車時擔心着車站上有什麼事倒也沒有動靜安然出來以後就奇怪的事連續不斷咧

他這麼徐徐說完我聽了自然驚他怎麼如此沒有常識但是因着他那種正直的表情誠實的口氣倒使得我很覺可怕房中窗戶開着夏夜的涼風陣陣吹來幾乎要使得我毛髮悚然我便隨隨便便答道這麼看來你的錯誤都是從聯絡船上一件事生出來的他急急問我道什麼錯誤我又說道我總覺得是你誤會了意思咧他們說可疑並不是指你說的乃是夫婦二人由別的話上連下來說的車中紳士也不過是平常旅客電話也是你耳的錯覺那裏會聽得清楚呢……他不滿足道不對不對在我竟全是事實我便與他取笑道我看你還是把這些事當他一場夢早些忘了罷放在心上自己苦着算什麼呢這時候他兩臂交組胸前垂頭不語難道他怒着麼然而他念頭已錯我若去指定他便是我的罪惡

憑他怒也不妨我非矯正他不可這一夜我就此告辭而去

後來似乎他仍舊沒有悟自己的誤解我房中也不很來不過聽聽主人口氣也可以想像咧又過了十天光景我與他在客堂裏撞見我便笑着問道如何爲什麽不來談談呢他說講習會一面忙得很說時臉色很憔悴我覺得他眞可憐他是醫生是一位科學家竟會被這一點毫無意思的事情弄得朝夕不安我眞莫明其妙再歇了幾天我到他房裏去看看便問道已經明白了麽他臉上似乎安心些說也不見得好像警署一面有打算暫緩下手的樣子我又笑着說包你可以解放了！不到你那天天與獄囚接近的人反怕起這種事來不是很可笑麽我說了他眼中時頓有生氣說我囚人倒一些也不怕已經很慣了反與他們親熱得很越是死刑囚人的病越是想早些醫好他這裏那麽的可怕地方我再也不能多耽擱了倒很憶念着囚人們咧說罷哈哈大笑我還是第一次聽得他有生氣的笑聲咧其實他回家的日子已近心裏非常的歡喜着

每讀舊小說字裏行間輒見有咒詛金錢者然一方面咒詛金錢一方面仍爲崇拜金錢願今後之作家擴大其眼光　　拈花

你去問母親罷

陳文炎



碧塵這幾天和燕姑愛情已經到一百度了實在忍耐不住就老着臉跑去問母親說娘！我一定要和燕姑訂婚請你告訴爹爹請個媒人到王老伯王伯母那邊去說他母親道胡說不好好的到學堂裏去讀書尋出些事來鬧燕姑難道比你妹妹還要好麽他那一樣及的上你妹妹碧塵聽了這一番文不對題的話簡直莫明其妙他妹妹秀英在旁邊紅了臉說娘真奇怪不管什麽事總將女兒牽扯在內何苦來

碧塵心想母親平日最鍾愛的是我無論我提議什麽事總有商量的餘地這一次對這樁事忽然嚴詞拒絕真令人灰心他越想越憤學校裏索性也不去了終日在房裏胡思亂想懨懨不樂隔了一天晚上對秀英說妹妹我的事從不瞞你的老實告訴你我若是不和燕姑結婚我終是畢生一件缺憾秀英和碧塵兄妹之間感情極好秀英這時看哥哥這種樣子着實有些不忍便說哥哥不要惱壞了身子待我替你向娘說去說着便去了碧塵眼看着妹妹花枝招展的走出房去一種美態真覺可愛

心想母親的眼光到也不錯燕姑雖好究竟還不及妹妹但是妹妹雖好……但是兄妹啊

秀英去對母親說哥哥旣是愛燕姑妹妹娘何妨就成其好事早一天娶個嫂嫂來家不熱鬧些麼他母親不得已纔對秀英說秀英我老實告訴你你便是我的媳婦並不是我的女兒原來你是碧塵爹爹的好友劍心的女兒你母親在你兩歲時患時疫死了你父親向做革命事業嫉惡如仇民國三年手刃了地方上幾個巨官隱名逃往海外臨行時將你送給我夫婦做女兒撫養說此女他日不才則爲汝等之女才則須爲碧塵之妻因碧塵那時就很聰明伶俐爲你父所愛你想我們放着眼前的人不要去要燕姑做甚現在軍閥更迭往事如烟你父親明年就要回國我們夫婦想那時再告訴你們倆不想你哥哥倒等不及了

一席話把個最活潑的秀英說得如在夢裏一般呆了半晌也不好意思再到碧塵那裏去便回到自己房裏在牀上睡了仔仔細細的揣摩自己的身世不覺又悲又羞又驚又喜想到結果仍舊歸到碧塵身上想他一夜不曾得着回信不曉急到什麼樣子很悔昨不該怕羞不去於是披起衣服盥洗好了決計去告訴他但是害羞的思想終究阻住他的去路

秀英正在游移不定的時候碧塵已經跑進來了秀英不由得粉頰上一層一層堆起紅暈來碧塵說

你去問母親罷

妹妹。眞害人。母親怎樣說。也不給我個覆信。究竟怎麽樣。啦。秀英。羞答答。立在一張梳妝臺面前。拿着。一本書。儘管亂翻。一聲兒不響。碧塵很奇怪。又一連催問他幾次。秀英纔慢吞吞的答道『娘說……』說到此又收住了。碧塵何等聰明。看見這種情形。知道其中必有原因。但是猜又猜不出。祗好憤憤的往外走。這個時候。秀英彷彿觸了電一般。便道。哥哥你到母親那裏去問一問就知道了。碧塵就依他的話去了。

碧塵去了。秀英心想不曉得他對這件事意思怎麽樣。肯不肯放棄燕姑。前途還未可樂觀咧。

二

停了半晌。碧塵很滿意的走進秀英房裏。見秀英伏在桌子上。想心思。猛上前拉着秀英雪白粉嫩的手。喚道。妹妹。你放心吧。我不想燕姑了。秀英雙頰泛紅。灑脫了手。說道。做什麽。我不知道。

魚腹之酒

拈花

美國人禁酒。然終不能絕。法令雖嚴。而夾帶之風甚盛。聞常有將酒裝入扁瓶中。藏之魚腹中以輸入者。亦可謂想入非非矣。



金錢的來路和去處

謝豹

鵝毛般的雪一片片從天空飛下鋪滿了大地呼呼的西北風還逼着雪打進破窗去彷彿要凍僵這簷下睡的人們這時候路上的行人也漸漸稀少了只有路旁那一所很高大的屋子點綴得和瓊樓玉宇一般勢利的風雪似乎也怕他的勢焰只敢在窗外探望不敢鑽進他的窗子去這屋子的主人翁史履仁先生面團團的氣昂昂的披着重裘生着炭火坐在這屋子裏面忙着和算珠兒作伴打算怎樣去增加他的進款似乎還沒有覺得門外風雪的利害呢

雪下得更大了路上積得有尺許深甚麼人都說「行路難」但是這屋子前面的一條路上却還有一個人走着很破舊的氈帽上很襤褸的衣服上都堆滿了雪縮着手彎着腰瑟瑟的打顫還露出赤條條的一雙脚踏着雪向這屋子的一面走

砰的一聲這屋子的門開了史履仁舉眼看時只見雪人般的一個漢子顫巍巍的走了進來很憔悴的臉兒裝出可憐的笑色來走到面前叫了一聲「史……老爺……

……』叫着不住的顫動

『啊……李二你來了麼你該給我的田租錢現在送來沒有』履仁說

『田租錢麼本來打算早日送上的無奈今年收成不好低田又都被水淹沒了高地的出產只夠供給半年的吃我們種的田除了田裏的出息又沒有別項進款年歲荒歉又沒有地方借貸你老人家的田租又屢次來催小的怎敢再延遲沒奈何把牲口變賣了總湊足五十元之數請先收了』李二說時把手向腕間撈着接着又說道『其餘的委實一時無處設法討情展緩到明年再償還罷』說着雙手捧了一封銀幣很鄭重的送給履仁

履仁接過了說『那是不行的收成好不好我不能擔保難道收成不好了我的田租就收不成麼』口裏說手裏一五一十的數那李二給他的銀幣

『史老爺我並不是要短少田租實在一時爲難千萬討情寬限那末感恩不盡了……』李二說時益發顫動個不住牙齒格格的作響

履仁怒目圓睜的說『別再嚕囌了快快去設法短少田租送你官裏去……』

李二聽到這兒再也不敢多說了眼眶裏早含着淚珠兒諾諾的退出這屋子去了

史履仁到內室去了他姨太太正在打一百塊底的麻雀便笑嬉嬉

的立在他後面看着

『喲！你來了麼快些拿錢來我輸了一底多了』姨太太回過頭來說

履仁如奉丹詔誰也不敢道一個不字向腰間撈出方才李二送給他的一一送給姨太太

這時候屋子前面的路上仍有一個人走着衣上帽上的雪堆得更多了面上還添出兩行淚痕來

一星期中之偉人語

一星期中之偉人語　芬

張作霖道。東三省須練三十萬大兵。現已有二十四萬。

段祺瑞道。當時要沒有參戰一役。只怕華盛頓會議、沒有列席之望。他們只知增兵索餉、保護自己地盤。眼光太小了。

梁士詒道。吾事雖敗。吾心未死。須待機緣。以圖再舉。

舊報紙之廢物利用

亦庵

一、草帽過大。可摺疊報紙墊其內。輕軟適首。

二、捲之成圓柱形。可代瓶塞。

三、捲之至極柔。可以拭抹玻璃窗。或燈罩。報紙之墨油。含有火油分。易去玻璃上之污積。

四、可墊箱篋之底。

五、可以裹巨大之物。

六、積物之地。易受灰塵之污者。可鋪報紙於其上以蔽之。

七、春日出游郊外野地。每苦不潔。可張報於地代座。

八、吸烟者有時苦無火柴。可扯報紙成條。就燈然之。

九、可以包洋裝書皮。以防不潔。

十、椅桌之足高矮不齊。可摺疊報紙墊之。

十一、板壁縫隙。冬日入風。可剪報紙爲條。塞之或封之。

十二、剪之成圓形。徑可一尺。中挖孔可套於美孚燈罩上。蔽燈光之耀目。

十三、摺成護書匣形。可以藏貯函文稿件。

十四、店家用以包裹食物。

十五、黃包車夫用以糊裱紙燈籠之破處。

十六、錢莊用以包裹銅元。

十七、庖人用以生爐火。

十八、可以抹拭熨斗之底。



□威爾遜極儉樸。任總統時。從不肯濫支公帑。其女公子有時乘總統府汽車出遊。威爾遜必償還汽車所用汽油及損耗輪胎之值與公家。若我中國。不必貴至總統。但看一總長。其妻妾子女孫曾出游。何一非坐公家之



交易所現形記(六)

老主顧記述

第三回　訂婚繾綣小姐多情　謀事委屈姨丈落拓

鐵錚走進書房。坐定。把信抽出一瞧。原來是內兄許介眉寫的字跡。很潦草。信上說。家嚴吞烟。請速來。鐵錚看了。心裏忽然像小鹿一般亂撞。也想不出爲什麼吞烟圖盡。就拿信與夫人許氏去看。許氏不知何事。就叫銳夫念給他聽。急得哭了。鐵錚也沒主意。大家亂了一陣子。倒底男人有見識。鐵錚就對許氏道。我們在這裏急也沒用。不如趕速前去瞧瞧罷。許氏又忙了一陣子。穿裙咧。掠鬢脚咧。急得鐵錚在地當中亂轉。連連催促。催得許氏發怒道。我們怎比男人。拔脚就可以走。女人出門。總有幾件必須的手續。你性急。你先去罷。鐵錚也着氣道。吃生烟的。

汽車幾曾聞[illegible]償費分文耶（清波）

□前美國大總統威爾遜之夫人喜閱小說尤嗜偵探小說寒夜圍爐恒朗讀小說爲威爾遜解頤不知我中國之總統夫人有此閒情逸致否或云中國總統披覽各巡閱督軍文戰之電報且不暇更何餘力問及稗官（清波）

是你的父親却非我的父親呢許氏一面換鞋子一面回答道你倒說風涼話試問你沒得我的父親你怎有今日之下鐵錚道算是我差少埋怨幾句快些動脚罷許氏換好鞋子照了照鏡子就起身與鐵錚一同出來倒得許家飛步上樓鐵錚只見岳父藹如坐在一張椅子上介眉與岳母張氏舅嫂胡氏都扶在旁邊許氏奔上去叫了幾聲爹爹藹如向他瞪了兩眼并不回答臉上發着靑灰死色並無絲毫血痕兩眼瞳光全點眼白也泛着灰色嘴唇枯黃像蠟眼眶深陷顴骨突出眞是怕人鐵錚也走上前去叫了好幾聲岳父仍不理睬岳母張氏起初急得忘其所以現在見女兒女婿都已來到反而出聲大哭鐵錚忙一面安慰一面問介眉可曾請西醫介眉回說已打電話請了楊心田現在阿二又去催了不知何以還不來你可有熟識西醫再找一個來罷鐵錚連說有有一面又飛奔下樓打電話與徐拙仁恰巧已經出診問是

□作小說•最壞是不合情理•嘗見有人描摹一妓女•出口成章•滿嘴裏都是詞章•決沒有此事•今之新小說家所撰的創作•即寫一個傖夫•一個村農•也滿嘴裏都是哲學名詞•和妓女滿嘴裏的詞章一樣的不合情理•

(拈•花•)

□編輯小說雜誌的人•有一樣樂事•是看到人家的好小說•編輯小說雜誌的人•有一樣苦事•是

到城裏部修路戴家救吞金去了一時怕不得回來鐵錚很是奇怪不得已再打了一個電話與潘笏臣却在家裏便叫他趕快帶了救烟藥品器具前來鐵錚忽然聽得樓上大小都哭了不由得丟了聽筒再跑往樓上見藹如兩眼向上直泛只見眼白不見眼黑手足都直伸着似乎很痛苦樣子胡氏一面哭着一面主張先灌肥皂水再待醫生婆婆張氏不肯說肥皂水要灌壞的他也有年紀了萬萬使不得大家亂哄哄鬧着一會兒潘醫生汽車已到汽車夫提了皮包與醫生一同進來娘姨齊媽便領上樓去笏臣略與鐵錚介眉招呼過了便問烟已吞了多少時候共有多少張氏道他今天沒有出去過不知那裏來的鴉片早上據他說很不受用有些頭痛很怕煩不許我們進房後來我們問他要不要吃飯他說吃粥我們吃完飯煮好了粥我拿進去給他吃呼了幾聲未答見他朝裏牀睡着我眼梢忽然帶着枕畔却有一隻馬口

星期談話會

看到那種無聊惡濁的小說•但是看到一篇好小說•足敵十幾篇惡小說• （拈花）

□女子教育比較的總算比從前發達了•不拘南方北方•祗要是個都會•總可以常常看見許多長衣短裙•毛頭淨臉的女學生•但是女子獨立的生活•却不知在那裏• （馬二）

□記得二十餘年前•聽先人談及•

交易所現形記 四

鐵小盒子我就拿起來開蓋一看見是鴉片却已去了半盒問他怎樣他始終沒有回答過一句話呢醫生道知道了就把皮包開了拿出一瓶藥水叫傭人泡了三個銅元開水滲了好幾面盆要藕如吃藕如死命的强着不肯吃介眉等人一齊跪了下來泣求依舊不肯醫生就拿出一條橡皮管道還是灌罷果然動了手直灌下去一共灌了四面盆半藥水藕如忽然大吐那時楊心田也來了帮同救治忙了兩個多鐘頭藕如肚裏才嘔淨倒迷迷呼呼的睡着了醫生知是精神太乏了留下兩種藥水命他們按時給他服用收拾皮包自去後來張氏因剛才灌藥水的時候把藕如身上潑得很潮因是初夏穿的縈維夾衣就與他換了一套綢紗襖褲却在襯衫袋裏檢出一疊紙來介眉搶來一看却是支那交易所交易存單還有經紀人出的本證據金追證據金收條鐵錚把存單細看共是兩張一張寫着某月某日代出本所股三百

與朋友們逛窰子•是一件很不名譽的事•除却極熟忘形的朋友們面前•都是諱莫如深•絕口不敢提及的•而今則稠人廣衆中•新知故雨•居然可以暢談這件事•難道這也叫做社交公開嗎•

（馬二）

□男婚女嫁•是人生大事•家家所不能避免的問題•然而十餘年來•只聽見有人慨嘆•有人攻擊舊制度•却不曾聽見有人研究

股價洋九十四元五角另外一張寫着某月某日代出本所股四百五十股價洋九十六元七角擡頭都是藹記心裏明白岳父短見一定壞在這個上面暗想自己還要去敲他們的竹槓誰知却間接幾乎喪了岳父的老命不由得天良發現很是感觸介眉却嘆着氣道父親向來勤愼何以也去買這勞什子呢單有鐵錚的岳母與胡氏姑嫂兩人懂不得是什麽事却掛着眼淚問他們他們不便詳說只說父親買進一批貨色大蝕其本所以尋這短見介眉說罷暗暗心裏難過天良發現自己也覺得太對不起老子可是不便說出捺在肚裏將來自有暴露秘密的日子鐵錚隨他們鬧了一陣子見天色已黑就說我報館有事必須去辦公夜裏再來瞧岳父罷大家知他報事很忙不便留他夫人許氏叮囑他辦完公事就來鐵錚應聲出去到了報館才舒口氣休息了片刻廣告部主任拿了一張稿子走進來說這是公債交易所籌辦

出一種較善的制度出來。每年依然看見許多青年男女。行那披紅掛綠。擺喜酒。拜天地等等老套頭。結成一對對強迫或不情願的眷屬。唉。　（馬二）

□除了打電報之外。我不知所謂國民的力量和羣衆的運動。還有什麼成績。　（馬二）

□我足跡所到的地方。沒有一處不看見有吸鴉片者。然而各省

處的廣告。他們想論月。要便宜些。我已允了他七折。他還纏着。所以來請一個示。鐵錚接在手裏。瞧了一瞧。仍授給主任。一面抽斗內拿出一枝雪茄。燃火吸着。懶洋洋的問道。他登什麼地位呢。主任道。封面三十行地位。照每天計算。每行一元四角。共四十二元。一個月便是一千二百六十塊錢。七折算實收八百八十二元。他的意思。想打對折呢。鐵錚道。交易所廣告。不能照普通廣告一例。落得咬他一塊肉吃吃。普通廣告。是休說對折。兩折三折。都要做的。照我眼光。交易所是一種投機事業。一定借助廣告作用。倒不可便宜他。橫豎貴了。他也不能不登的。你就與他說。七折不能再扣了。主任領命而出。送廣告的李友石還等在會客室裏。見他進來。便問道。總理諒必允許了。主任道。總理說不能為你破例。八五折已算賣在你面上了。友石拗不過他。只說既然如此。我的康窰與一定要在內了。主任道。也使得。就算八折。實扣罷。友石應允。

禁烟的報告。都差不多說已肅清了。然則他們所吸者。又是從那裏來的呢。 （馬二）

□消遣的方法。看小說比看戲高尚。看戲比賭博和逛窰子又高尚。然而小說的銷路。全國每種不過數千部。至多的一萬部。而看戲者每埠每夜都有數千人。以至數萬人。妓館和賭局的遊客。每一部會至少必有數萬人。以至數十萬人。再合全國計之。

付過報費要了發票回去路上遇見姨丈黃問潮拖住了談了一刻兒問潮問他現在那裏辦事友石回說公債交易所問潮道聽說近來銳夫很得法他還是我的受業弟子咧你領我去見見友石說他很忙一天跑東跑西沒一些空閒時候不瞞你說現在籌備處事務都由我替他辦理遇到重要的待他來簽簽字那些籌備員每逢月底開會來走一淌大都也不終席而去我倒忙得不亦樂乎你要見他除非明天下午到我籌備處來候他罷問潮想人窮了究竟不與連姨甥都待我如此態度真是氣人再想要謀事求教他們只得不顧這些虛偽空禮上面了不免嘆了口氣道不瞞你說我境況愈加落魄了你也知道的我去找銳夫原是想謀一個小事情做做既然你有全權可否瞧你姨母臉上籌備處不拘什麼小職務也派我一個日後報答你罷友石道既然姨丈急於謀事我就與銳夫商量便了我雖在那裏支持一切卻都

其數之夥。必令人失驚。抑又何故耶。

（馬二）

□化學中譯化合之原動力爲愛力。愛力愈堅。則分解愈難。余謂此二字。譯得耐人尋味。

（夢蘭）

□現時稍通文翰者。莫不喜閱小說。既閱之。又必摹倣效之。故有所書。小說體裁也。小說局派也。苟命題試作一史論者。格格然

是米鹽瑣碎不上臺盤的雜務罷了要說進退人才休說我不能作主就連銳夫也須得開了籌備會議由大衆通過方可決定但是既係姨丈之事銳夫顧念從前師生之誼諒必出力要是略有眉目我即差人前來通知姨丈也不必去會銳夫就由我轉致罷問潮心裏非常憤怒小子無禮但是臉上仍堆着苦笑千多萬謝託友石費神說句好話玉成此事却暗暗嘆息而去眞想不到友石如此勢利他上年銳夫股票公司信房的職務還是問潮所薦飲水忘源那有恩義可說愈加見得世風澆薄人心不古了原來友石自從出了學堂家裏也很拮据有一位母親一個妻子還有三個小孩子也沒恒產家累很重那時姨丈還在中學裏做國文教員每月也有四十餘元的薪水就津貼友石家裏十塊錢一面與石友留意機會恰巧銳夫新做股票公司缺少一位信房問潮就把他介紹過去友石年紀雖輕做事倒很勤謹而且善伺人

無能爲力昔之八股名家每不能作書亦此類也（夢蘭）

□星期日出禮拜堂出每苦無事消遣星期既出可以把晤而不復嘆作麼生矣（夢蘭）

□有某君偕友乘電車車中甚擁擠俄而有數婦人上車友則讓婦人坐獨有一婦人尙植立持電車上之革帶某君之友勸某

意銳夫非常寵任後來就要仲到公債交易所裏果然把一切事件託付與他除了絕大事件外友石都有全權可以辦理友石就此得志以前念書時候困苦情形忘得乾淨其實問潮的事情儘可應允下來他却因爲姨丈是長輩而且是銳夫的夫子大人恐他進了交易所凡事倚老賣老倒奈何他不得幷且現在籌備處由自己主持辛苦了一陣子將來正式開幕功成言祿非派總務科長一定也派個秘書長做做萬一姨丈進來了說不定銳夫礙於情面那兩個位置派與姨丈去做倒不是玩的須得預防着所以推諉得乾淨雖然答應去轉求銳夫但是見了銳夫始終沒有提起過一言半語可憐問潮自從那學期因中學裏改組完全掉了一輩新教育份子他也覺得自己太古舊定在被汰之列就先上辭職書校長也不虛與委蛇假意留他一下却直截了當照准了問潮又到處託人謀事都因他陳腐冬烘不合新教育原理

星期談話會

君讓婦人坐。某君不應。及下車。其友誚之。某君笑曰。君未知之。此婦人乃我家中老媽子也。

（愛嬌）

口拿破崙第三好謾罵廷臣。一日。謂大臣倍乃德曰。卿之面何酷似牛。倍乃德曰。臣面果似牛否。臣不能自見。惟向者數次出使外國。代表陛下。固同此面也。

（徂東）

變易所現形記

不肯用他落拓貧窮很是可憐後來遇見了姨甥友石以為既應允了一定有幾分把握天天在家裏等候友石信息頭頸也伸長了脚跟也站痛了度日如年一連一個多月毫無信息不免急起來了却還想友石或者公事忙迫無暇前來通信也許銳夫出門到他處去了一時還沒有回來友石無能為力也說不定友石幼時人很忠厚想不至於昧沒良心的決不可錯怪好人想定就要自己去會會友石第一次茶房回說不在寫字間第二次回說開着會議不便見客第三次問潮早晨七點鐘就跑去却不入內候在大門口直待到九點敲過才見一部黃包車飛奔而來友石好似沒有瞧見摸出一角小洋給了車夫便往裏走問潮不敢疎忽便走上去喚了一聲友石好早友石似笑非笑的回頭過來道姨丈請裏面坐問潮就跟在後面進去在會客室裏坐下友石命茶房泡茶一面向問潮道姨丈請坐一會我去看看公事就出來

口去年法國有鄉人某負債若干•無以償•請於債主•以牛值作抵•債主私計•當時牛價•足償所逋•許之•約明日赴市售•脫後以售價全數付清•乃去•明日•鄉人以一牛一貓抵市•謂市人曰•牛一•值四元•貓一。值四十牛•然牛貓當合購•舍貓而市牛•吾勿願也•市人訝之•然私恃四十四足抵一牛之值•而貓爲附贈品•遂議定成交•市畢•鄉人以四元還債主曰•此一牛之值也•債主不信•

說罷大踏步入寫字間內問潮候了一個多鐘頭依舊沒見友石出來忽然走進一個人來卻是茶房手持茶杯放於問潮面前卻向問潮自頭上到脚上釘眼一瞧見他又老又窮不值得理睬便出去了問潮很是口渴端起茶杯便喝誰知卻是冷茶好得已是五月天氣還不要緊便〻都一聲喝乾正是

忘恩負義算甚事　人老珠黃不值錢

欲知友石何時方始出來與姨丈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最準之表

拈花

瑞士某處有一製鐘表之工師•新製一表•每開一次後•十五年內•無須再開•而又最準確•以嚴重試驗之結果•以五星期中僅差秒又十分之七•

採於市果。稍。乃廢然取金而返。

（徂東）

口該撒大帝被刺之前一夕。赴大臣來比得家晚餐。來氏乃羅馬之所謂非常執政官也。方在據案簽各種文件。來賓均自由談話。有發奇問者。謂吾人之死以何種爲最爽快。該撒發最高之聲曰。以發於意外之死爲最爽快。明日遇害。其語讖歟。

（徂東）

五首雄健的詩

倚虹

余前撰『雪窖騎兵語』。刊諸第一期星期中。或有許爲用筆雄健者。其實我但就所聞作率眞語。雄健烏足當。頃閱湖口高陶堂（心夔）詩有『怨歌』十八首。雄健兩字當之弗愧。余摘寫其五。度亦愛談雄健文字者所許也。其一云。青絲白鼻騧。遊戲都市間。捲袖吹橫笛。聽者無好顏。其二云。白日原上落。北風嘯獨樹。緤馬轔兩鷹。城南酒家去。其三云。可憐烏臼城。日夕鳴笳聲。殺賊不及千。何貴門懸旌。其四云。郗護拊佩刀。健兒齊上馬。從事橫戈出。健兒死城下。其五云。飄然曠野中。雄跨惟一身。黃鵠飛參天。四顧無我親。



賦友宵談錄（六）

馬二先生

好容易分娩了卻產下一個女孩我自念身世也不知這孩子究竟是誰的他將來的命運比我如何況且債務大部分雖已淸楚卻也還有六百餘元的未了手頭旣然空空生活也不容不顧心中豈能不着急呢我常聽得人說北京胡同中當姑娘的容易走運因爲京中嫖界闊人多什麽總長次長都常叫條子祇要碰得着他們每次城裏的條子都可得二三百元不算稀奇若夠得上有交情時每次條子就能得一千五百也未可知我想旣然因爲開班子在天津跌了這一個觔斗何不到北京去做生意碰碰機緣呢倘能多餘下幾千元也可了淸債務恢復舊觀這便是我到北京的原因了

到京之初也是一個熟客幫忙先住在金臺館後去看班子看班子就是檢擇地點房間起先看了武林金後來因聽說這武林金班中的管帳先生專門好姘班中的姑娘我想不好這種事雖未必能闖到我身上來但是人言可畏難免將來沒有人說閑話造謠言於是

另外看了一處班子名叫鳳麗院便是章二爺認識我時所在的班子也是你跟章二爺同來第一次會面的那個班子了

誰知道北京的班子中做生意的方法可以分作兩類第一類是北方班子做法以多留客住夜爲唯一之手段如此方能每晚有若干客人來上盤子因爲既有多數有交情的客人無論如何盤子總不好意思不來上這一種生意我實在辦不了第二類是南方班子做法須先有門路介紹於一般闊人之前經一般大人先生們贊成捧場在他們大賭局中連提若干次頭錢這種辦法我又沒有人介紹挨不上去那章二爺是你的好朋友你須知道的一總也不過吃了三檯酒打了五塲牌卻已是三個多月的光陰了除此而外我更無其他再密切的朋友了每逢開市宣卷都是碰機會實在沒人做花頭時只好找我在天津時的幾位老客人請他們來幫幫忙翻翻塲面這幾個月來有時也找你來幫幫忙我心中更是不過意因爲你向來不在窰子中玩只不過看在朋友面子上來幫我的忙所以我很是不過意的但是我在這一年中又增加八百餘元的債務了舊債新欠班子中的帶擋本錢不提只這每月的利息也很難應付了前次過節時我自知是不了之局所以又向天津的一位老客人說請他幫忙他允我打四塲牌另籌二百元我又在天津班子中拿了

八百元帮擋因纔此把京中班子的帮擋與欠帳還淸再回天津這又是你知道的但是天津的生意也不似前幾年了我的一班老客人已有一年不出來玩了我還能找他們嗎因此生意也平常那些舊債戶却時常來催逼我又陷入說不出的一種苦境

幸虧天不絕人遇見一位做生意的客人也不必說他的名姓了他忽然和我要好起來替我把這些債務帮擋一併還淸也算是我一時的幸運你昨日勸我說這種年頭做生意沒有什麼好處這人既然如此慷慨替我還債爲什麼不嫁與他就完了呢這話在你原是一番美意但是我很知道那位客人的性情他替我還帳祇不過是一時的高興並不是眞心愛我倘然嫁了他之後也許他另外又愛上了別人那時叫我如何呢你須知道愛嫖的男子祇歡喜常常有新遇見的女人絕不肯專心與那一個女人有眞愛情我把這一層早看透了

我自從入了這火坑之後遇二位好客人都是於我有恩而並無絲毫關係的一位是天津的張大爺他自從我一出來做生意就認得我並且常常帮我忙然而他絕不轉我身體的念頭一位便是你因爲你雖然祇帮我幾次忙你祇是可憐我的境遇不但沒有轉我的念頭并且也絕不是爲自己的開心只看你除我這裏之外別處的班子中你并不曾去挑選一個人

便可以證明了你們這二位都是我心中感念的恩人我將來必定聽你們二位的忠告趕早擇人而事但是這個門戶中要想擇一位至誠可靠的人物一時恐怕不容易遇見呢也祇好閉眼聽天任命運罷了

他愈說愈起勁余聽畢觀壁上時鐘已指在五六之間乃慰令安睡勿空勞思慮存心苟向善

者他日必能食其果也三不語而頷其首余亦與辭途中默念世間不少傷心人人各有其難說之苦痛正不限其人之身分爲何等而始然也（完）

酒錢世界

拈花

莊啟君言戰後歐洲酒錢之多。小賄之盛。匪夷所思。如酒館飯館之內。入門時開半門要酒錢。就桌侍者要酒錢。卸衣帽要酒錢。大小便要酒錢。進而火車出入處處要酒錢。進而無可設法之處。有酒錢卽有法可設。進而通衢之中。有酒錢而警士可驅使。然則戰後之歐洲。可云酒錢世界。